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論

代宗論

代宗年作代宗
行事有鞠英主

子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成安史壞亂之

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擗。易以生變。

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

蕃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

何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鞠英主者二焉。誠率

是道而克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



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恩。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行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秉氣而克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

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問之者焉。姑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之甚。誅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

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閭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奸。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歎服。觀此。則昏且辱者不能為也。是三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

論

多事集作德宗
憲宗代叛得失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代叛。然師出無功。

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後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

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
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
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
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
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
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
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_亡而已
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加人
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

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
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
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
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首肯在旁。必
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文帝論

文帝集文帝
善會同勳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
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
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

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

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厘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

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
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
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邀功。驕蹇放縱
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
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
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
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
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
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

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
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
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
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
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
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為霍光痛心
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
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
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

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
帝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
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
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
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
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
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

景帝論

多集作景
帝不善觀人

景帝稱竇嬰恣恣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

持重乃相術。縮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
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
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
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
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縮車戲之賤士也。其椎
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
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
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而
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

跽不可也。求其無奔跽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繒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其危難者，意

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慢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魏晉

李華作晉魏以國輕而止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鱣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

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表易與為敵也。郭

侮此以名節為重也

用成湯

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

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

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德。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者。蓋察諸此矣。

李郭論

空集作
李郭傳者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

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常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于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讀唐書

家無其書。文皇在諫。誠不足。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

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繫于詞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草屨。集書囊為殿。惟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諫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

卷之四下
馬字王以自衛

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其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謂或有之。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群不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

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言之。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其文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納^兩理而不盡欺。泰以義而其蹈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

定五集作者德裕
制變不以裴度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
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
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
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
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
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
之。則風棘足以震動。而子事也。健。然高求下
足以厭悟。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

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
叛。計策出於郭誼為多。稹勢已窮。感誼斬稹
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
知反。誼姑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
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
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
殺之。郭即是時強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
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
心于其下。其為慮蓋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

其傾僞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
 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
 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
 德裕子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
 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
 為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昏主
 庸君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
 非過前而不能察，奸臣愚弄而不能悟，視人之

此書乃宋印第字二卷中明皇如無為而亂也

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
 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
 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
 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
 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
 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
 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
 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

其傾僇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
 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
 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
 德裕子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
 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
 為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昏主
 庸君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蔽塞耳目，是
 非過前而不能察，奸臣愚弄而不能能悟，視人之

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
 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
 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
 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
 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
 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
 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
 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

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
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
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
戈礎鉞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
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
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
無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

五代集作五代之
君有身而不能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竒在魏皆明安危曉

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
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
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
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
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
亦從而不振歟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
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保保時君之昏明安重
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
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

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石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

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復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

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論

司馬相如彙集係司馬相如者君子之風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呌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賦。其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秦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

之情。唯恐失其意也。爰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克國

在生學作趙克國得用兵之法

予讀趙克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

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畧。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微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

敵國。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克國救罪。并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克國。豈以謂累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子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疆。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

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于空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

之有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
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垣兵堅城。遠
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
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
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
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
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
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
克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感取

也。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

陳湯 在任集陳湯
能福制而可賞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
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秦使者乘
危徼倖。生事夷狄。一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
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
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
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

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
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
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
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
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
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
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
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

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
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
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倖而
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
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
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
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

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蕭何

字五集作高祖
疑蕭何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

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也。高祖之有何，如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閤中，用鮑生劓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三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

足以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
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
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
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
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
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
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
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
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

然絳侯吹箏箏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
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
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取
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邴吉

家集作邴
吉昌人之吉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
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
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賊。夫言吉之
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

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徽幸矣。謂之真憂邊思戢也可乎。因徽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言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戢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

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會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徽幸之禍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衛青

史五集作衛青作庸人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

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日以柔媚于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青由此益重黜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推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代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嘗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

士廣之所為天下之健勇者好之其明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
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
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
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
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
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
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
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王導

亮立身王導
明保國之計

家

予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
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寡法度
脩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
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
犯。故無內亂。夫然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
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大小國敢鬪而不
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
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

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躡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摧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闖。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

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為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

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遠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保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鄙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

張華集
張華自知不免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革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奸臣孽后。切齒於革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然革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革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微倖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革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彼伏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履之

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遊尾之屬。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傲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鄭

及五集作王祥鄭冲何曾不忠於魏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一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

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仁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奸者。反依之。以為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

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又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游俠

或德。作樓護。不可謂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

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
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一作三
豪俠立節無始。此時為宜。斬王莽使脫寬于
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
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
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咸
畏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鄭解同謂之俠。
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董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子產論

多且集作子
產子官重力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
於好高。今天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
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天力之所愛于天
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矣。嗚
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于禍歟。吾知量力之
不可廢也。今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
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
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

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脊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

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子產讀書至此。未嘗不竊嘆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

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卷）夫宋襄公
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
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
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
二人而二人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
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
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
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
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

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
哉

魯仲連論

莊子集傳魯仲
連失仁義之中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
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
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
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
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
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翹然而已

哉。彼誠以為事至於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惇惇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告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天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告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

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以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天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於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天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而

求自便也。不强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固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應侯論

此五集作應侯
不敢輕言從侯

子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

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倖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數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

哉。太史公不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悞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悞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已之與王處一作文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間之歛，以匹夫無援之人，而斥骨肉子母

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
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
其為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
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
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
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
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悞入永巷事耶。揚
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論

此五集作商君
亦近效而止秦

昔者商君之治秦。肯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
使其^民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
心。勇於公戰。怯于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
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
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玉。自商君起之。
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王。而不知商
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天世之善養生
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
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

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
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
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
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
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
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
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
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
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抹伏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
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
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
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
創。以濟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
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速得。所敵者破。徃役
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反甲後世。天下已定。
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

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有
之也。夫民之加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
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
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
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吳起論

吳起傳作吳起不知謬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
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

少主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
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
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
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
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
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
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
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

而不違于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序群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夫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犯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

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論

陳軫論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一日之心不同。

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以張儀之蔽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

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僅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嘗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

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
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
軫者。說士之巨擘也。

平勃論

平勃係平勃不
取輕發呂氏之禍

予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
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
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
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
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

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

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

周勃之才。而取取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

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惟怯畏縮

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

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

後起而取之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

之。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高酈

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

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在稟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呂與劉呂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處。不敢先發。天以呂氏之區區告

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項籍顧籍也。特徵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

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
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
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
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
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存所無乃甚可
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
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
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
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

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
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
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
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
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
之計也。

樂毅論

宋王作樂毅
非有意於王業

予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
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

之心。不止于魚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欤。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欤。且毅將燕師一戰而

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捐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之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

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幽死
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
攻于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
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
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
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
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
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子房論

定五年作子
房善安太子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
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
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
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
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
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
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
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
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

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為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國有告之以禮樂孝弟而不愉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

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為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據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

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于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

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家平傳陳平語
魯商周勃之過

予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切嘆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

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論

家之佳也。田橫之佳也。事高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子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縮等傳。切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

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
快快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
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
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
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音反。以
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
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
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
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

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
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民。下惟民歸于
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興
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彭論

死且集信高帝詩
功臣有不得已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
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
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

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族戚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是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自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于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

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

勸高祖。非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異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

夢有羆當路而不去。弓矢弋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羆。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羆。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羆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羆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羆。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夫虎之食羆。

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

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

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
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為
之時者得罪于通者也忠亦不足為矣

司馬遷論上

竊五集作司馬遷
情時人不接也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
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
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
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

故於晏子致意焉耳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
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
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
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
之不援已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之意亦淺
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
為書叙用其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俊羸

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于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竒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後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于信。而樊于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

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叙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裴守真論

裴守真字守真。真德先生之禮。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

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申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

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狗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與為太常博士當時為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遺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面以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

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闈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常織毛。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贅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

哉。

韓愈論

愈在作韓愈未知道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列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曼之風。亂以羗胡悍虜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

謨。中包遷國。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賢聖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未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

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於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

